

圖山看月， 一种心灵的飘逸

□ 余其记

圖山月,那种空灵是让人惊心动魄的。
圖山月露脸的时候,那是漫天的神秘、轻灵和幽雅。圖山的月晖是真正的清晖,她没有富华之态,更无张扬之状,不显暴躁,无有傲作,不自认施舍,无铺陈之舍,存留两可,收取自如,她不接受捧场,也不矜高怠懈;她慷慨、宽容;她淡泊、豁达;她落寞超然,这是何等的一种隽永和飘逸啊!

圖山月只吸引你而不诱惑你,圖山月只润泽你而不浸淫你,圖山月只关注你而不搅扰你。圖山月是真正的淑女性格。这山与那山默然对望,这梁与那梁淡然结合,这峦与那峦浑然毗连,圖山月雪一样在那千山万壑中缤纷。圖山的月色勾你幽深幽深地思,引你遐思遐思地想,在她温情的抚摩中,在她柔情的梦中,万象俱朦胧,一切皆美物,你愈想她愈美,愈想她愈美,愈想她愈美,那月色是渺茫的歌者?那月色是迷离着的佳事?那月色是温婉的情话还是关爱的碧波?……

披着一路月晖,沿着台阶拾级而上,情绪悠然浮升,心渐渐渐亮,血流慢慢清淡,转弯抹角间,空气以一种稀薄的清爽扑面而来,风儿送来山的汗珠,树枝在月光下轻轻地摇曳着,圖山张开双臂拥抱着每一个心中有景的人,它没有聒众的奇松怪石,没有夺宠的飞瀑流泉,却以野性的苍茫感动你。

路越来越陡,林越来越稀。这就是登高。它让你甩开杂念的负累,直面天空,与月亮交谈。登顶是哲学的境界,脚下千般秀色,头顶一种淡泊。月晖下,这让人景仰的高处,矗立在千峰之颠,压轴无限风光,然而没有树高花繁,更无风物万种。寻寻觅觅间,时间老人隐约端坐在嶙峋的崖壁,日月在这里留下古老的伤怀。极目远眺,高铁高速公路如带,镇江城如画,朦胧在天之涯、地之角。

好不容易登上了报恩塔,这是圖山的最高点了。举目张望,啊,一轮明月正嫣然微笑,熟悉的星辰妻妾缠绵低语,朦胧的苍穹显出异样的遥远,苍郁和深刻。

我突然被什么惊动,思想轰鸣起来。噢,那不是一扇宇宙的窗么,月亮就是那时光的钟摆,星星就是那岁月的颗粒……她们距我如此之近,贴我如此之呢。

我这才想起,我有好久好久没有这么专注地看过月亮了,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样与月亮和星星对视交谈了。

这是宇宙的心窗,她用明月和星星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,敲我生命的钟,警我生命的魂。她使我听到天理的吟唱,光明的福音。

我忆起了一抹十分遥远的往事。

童年的一天晚上,我被明月吸引,站在村子边的晒谷场上望着发呆。有一个老人走了过来,他说,孩子,你仔细看,月亮的阴影组成了一个“答”字,她要求天底下所有的生命最终要对她作出圆满的回答。我一下陷入茫然。我不知道生命要回答什么,又为什么要回答。

这点记忆早已被岁月尘封了。我始终都没有看清那个“答”字,我怎么也猜不透老人的意思。

四十多年后,我终于有所悟,有所得了。平庸的岁月会积累生命的尘垢,杂沓的琐事使人迷失生命的航向,低俗的目标会折断奋发前行的翅膀,这扇通向星夜的窗是我与这个世界的窗口,她给我一个猛然的觉悟,月亮啊,感谢你给我慰藉和提醒,也请你记住这永恒的夜晚永恒一刻,因为我的目光穿过了时光的隧道,直刺入永恒的胸怀。岁月似乎在我的灵魂上猛地抽了一鞭子,我感到灼烧般的疼痛,思想如飓风似的在耳畔轰鸣……

逛景揽胜,总有所得。我百思不解,回眸那远去的高耸的孤独,茫然揣摩着此行的真谛。披着月色,从圖山下来,我想,没有众星捧月的追逐和尊崇的骄纵,而只有林石歌唱的圖山矗立在我心之一隅,她使我在林石的月晖中发现了一种不可轻侮的孤独和傲岸,和那种在朴实中坚守的美丽和神奇……

春风里出发的种子

□ 米丽宏

春雷隐隐,那些挤在布袋瓦罐仓囤里、散在泥土废墟石缝里的种子们,会不会被惊醒呢?

能做种子,定是同类中最优秀的。它们曾藏在壳子里,被英里,缀在枝子上,穗子上,连在横枝叉的根茎上,成熟在田野的秋风里。之后,它们被风牵着、被鸟啄着、被小兽的皮毛黏着,被祖拉拉的手臂搂抱着,搭车走上了归程。

粮食种子,还免不了受一番捶打簸扬。浑身髓泥被敲净,破陋荚衣扬弃在风里,它们露出洁净的容颜,晾在秋阳下,晒出健康好模样。

是啊,单单蔬菜,就有诸多样式的种子:辣椒籽、茄子籽、丝瓜籽、葫芦籽、瓠子籽……它们被存放在小瓶子小罐子、旧衣缝制的小布袋、方便袋子里,还有大批种子,入了仓囤,笨笨实实摞在一起,沉沉地睡在香甜的梦里。

那些不起眼的容器,因种子的入住,注满了希望。大人闲谈时,爱用眼睛瞅瞅它们;瞅着瞅着,话语里,就透露出几分展望和自信。在他们看来,那些种子是一畦绿,一片花,一季的蔬菜和口粮,一年里最美的希望。

很多种子是孩子喜欢的吃食,花生呀,瓜籽啊,葵花籽呀,炒熟吃,能咀嚼出日子的浓香和富足;生吃,有微甜的豆腥味。它们还是祖母口中的谜语。夜间,昏黄的灯下,祖母用温柔的语气念:“奇怪奇怪真奇怪,头顶长出胡子来。解开衣服看一看,颗颗珍珠露出来。”毫无悬念地,我们说是“玉米”。“麻屋子,红帐子,里面住着白胖子。”不等问“这是个啥?”我们就喊:“花生!花生!”

我们多么向往,爆米花或炒花生塞满兜子,一边玩儿一边随意摸出一个,嘴里一放,“咔嚓”,香气四溢,像最美的梦。但现实中,我们只能望望那高高吊在房梁上的一袋子花生,在失望里睡去。

有些种子,充满了神秘的生命力;有的,又美得不可思议。

那葱籽儿小得呀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这么小的东西,竟可以萌发满园葱葱碧绿,究竟是什么的力量和心思,让它长成那样的?

跟着父亲种葱时,心里想着,自言自语:“怎会这么小,这么小哩?”

父亲说:“有啥神奇的?那些辣椒、茼蒿、谷子、韭菜、油菜,不都这样小吗?种子不在大小,重要的是要长好。饱满坚实才好。”

豆类的种子个头儿大,耐煮;扁豆遍身乌黑,侧面一弯白牙,像极了小斑鸠的嘴;梅豆鲜红的衣袍上缀着些精致斑斓的花纹,串个手链,定会惊艳;绿豆和小红豆,绿的如玉,红的似火,有莹莹的光泽。煮餐饭,豆子们会开花,面面的,入口即化;汤圆融着自然的彩色,味道甜美。

瓜的种子,别看一色扁扁,性格却千差万别。从瓜子上看,南瓜、冬瓜,性格绵软,善解人意,稍稍用力,便能破开;而丝瓜子、西瓜子、瓠子、葫芦,都是刚强的烈性子。娇嫩的萌芽如何挣破那桎梏般的胞衣?不可知。我只见过,春雨之后,瓜芽以问号的姿势,从土里钻出来,仿佛一边奋斗一边发问。不多时,问号展开,两只胖胖的嫩绿小手,托腮思考一般,托起阳光和风。

豆子和瓜都很皮实,送到哪便在哪家安家。在它们身边栽几棵高粱,种几棵玉米,或者插一根竹竿子、木棍子——它们就依附攀援,在凌霄处开出艳美的花朵。

那些种子啊,哪个不美、不神奇、不是鲜活的生命?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种子,一生都在仰仗土地,下辈子也离不开。它的心再坚硬,遇到泥土,就会变软,会发芽,会开花。

那多么像一种爱情啊!

我们人类的好品质,种子都有;我们遗失的好品质,种子依然在保留。可现在的我们,谁还会想起那默默无闻的种子呢?

仲春季春,种子出门。种子们要向田野出发了,我们可不可以在一个安静的时刻,匀一半祝福给普天下的种子?愿它们去,发芽开花,结籽成熟,一路风调雨顺。

这世间的告别

□ 李晓

里,是我们无尽的追思。才发现,朝夕相处的10多年岁月里,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。在一幢大楼里工作,在一个单位的伙食团里吃着相同的饭菜,喝着相同的汤……

有一次一同出差的小旅馆里,是雨水滴答的天气,这个同事向我掏心谈过他的家庭,才知道平时他为啥显得有些吝啬,一双破了洞的袜子也要缝一缝,一支牙膏也要挤了又挤,是因为他瘫痪在床的母亲需要长期吃药和护理,是因为他的妻子也多病,全家人就靠他一个人撑起。

在他死后,念叨起这件事,走进了他那简朴的家,我们才发现,他的那些吝啬,他的那些节俭,他的那些舍不得丢掉一张旧报纸扔掉一个瓶子的行为,其实是一个男人默默无言的美德,对一个家庭的责任和担当。想起同事们为他起的一个绰号“铁公鸡”,同事们在他们像前鞠躬,表达着内心的对不起。

一位亲友、一位同事,乃至一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人,一旦离开这个世界,为什么会牵扯起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那根弦?因为这让我们一瞬间感到,死亡不再是抽象的,不再是遥远的,它近在咫尺。

一个人的离去,有时也让我们原谅了那人身上的所有缺点和缺陷,甚至让我们的精神明亮通透起来。人啊,都是在人性的复杂幽微世界里挣扎与翻滚着。一个人来到世间,是来修行的,好多人并没有修行圆满就撒手而去。因某人的离去,才有了时间反省自己,什么是该珍惜的,什么是该坚持的,什么是该忽略的,什么是该妥协的。

我最初面对死亡,是童年时在乡里卫生院。我的一个远房叔叔,上午还在医院咳出了血,要求陪护的家属回家给他炖碗芋头汤喝一喝,等家属把芋头汤端来,叔已喝不下去了,也说不说话了。他挣扎着伸出两根指头,谁也不明

白那是啥意思,这成了他告别这个世界的苍凉手势。

我记得那天是黄昏,低垂的阴云下,正好有一只乌鸦“哇——哇——”叫着飞过。我看见叔的亲属就用那床铺上的床单把他的遗体裹上,两个人用竹竿抬回了家。

每次当我走过叔在山梁上的坟墓,心里害怕极了。有一天,风呼呼地刮,我在坟前蹲下身说:“叔啊,你别走出来吓唬我……”等我说了这样的话以后,一个少年的心,对死亡有了那么近距离的触摸。后来每次路过,我就要忍不住蹲在叔的坟边,自言自语几句。我感戴,死亡没啥可怕的,因为我可以和死人交谈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人的出生可能不平等,但在死亡的路口,完成了这种平等。每个人都有一次这样的结局,你总有不能拒绝它的那一天。这样想时,你就会给自己面对死亡时的恐惧心理松一次绑、减一次压、缓一口气。

有一年,一位经历了枪林弹雨、面对过成堆尸体的老军人曾经告诉过我,他对死亡的感受就是,和死亡保持一米的距离,是因为他要坚持战斗,活着回家。而今,他已快到100岁了。望着他长长的白色寿眉,我突然发现一个道理:和死亡保持这样一个触手可及的距离,也就更珍惜生命了,这就是常说的向死而生。

也许正是因为明白了这样的道理,一个哪怕是悲观的人,反倒更能寻求人生的意义,是因为悲观的人明白,死亡既然离我们每个人都那么近,那么别无选择,只有看清楚它,然后,给生命留下一个最大空间,让生命温暖地绽放,爆发出它最饱满最灿烂的力量与宽容,发出全部的光与热,实现生命的最大值。

所有的人生,其实都是一场告别,这世间的告别,是让我们在一场一场的目送里,凝望与珍惜,请多珍重。



春色如画 张成林 摄

春天的菜薹

□ 吴瑕

晒几天,水分晒干就成了梅干菜。食用时,开水泡发,和肥肉一起做梅干菜烧肉,也色泽暖心,味道可口。也可以做成咸菜,就成了早餐桌上小菜一碟。在一吹千层浪、一吸几条沟的稀饭碗里,咸菜就把青菜薹吸收了一个冬天、一个春天的精华贡献出来,给辛劳的人们呈现大地的礼物。

青菜薹是我的父老乡亲们家庭餐桌上的常见菜。关于菜薹的诗文如宋诗人洪咨夔的《答请事简》:腊雪如磨麦苗肥,春雨如膏菜薹贱,宁令前壁打后壁,不将势面塌冷面。青菜薹还可以做面条的浇头,面条煮开后,放进洗干净青菜薹,面条捞起时放到碗里盖浇,白的面带着大地的芳香,绿的菜薹点缀其间,一碗面就多主题,袅娜的热气里洋溢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。夹一筷子就如收集了春色。菜薹是美丽春天的头号蔬菜。

家乡还有红菜薹,过年了,红菜薹炒腊肉丝,端上桌是待客的硬菜。红菜薹是冬天的菜地里很普通、很常见的蔬菜,紫红色的叶,开金黄色的花,和青菜的生长过程差不多。每年的白露节气前后,父母亲就开始翻地、撒红菜薹种子。大约4周左右,红菜薹苗长到10厘米左右时就移栽。父母亲小心翼翼地拔出菜苗,移植到另一片菜地里。浇水、松土、除草、施肥,打叶,等到腊月时,红菜薹就露出了健壮的腰身,并开始抽薹。紫红的身子,金黄的花隐隐可见,红翠欲滴,很壮体的形,抽薹后如同盛开的紫色大伞,很养眼。

据说红菜薹曾经是湖北地域向皇帝

春(外一首)

□ 土豆

晨曦中南风的马车越过峡谷
摇醒了冻僵的枝头
薄雾腾空
挣脱残雪的封盖

梵唄抬升澄澈的物质

直达云的庭院
阳光从缝隙里收回金手指
接引穿越了重障的气息
我看到七彩的光晕
飞舞着隐逸

夜幕落下,一道耀眼的电光
照亮探出脑袋的草芽
街道上沉重的步履得了提示
奔跑的姿势如轻盈的蝶翅

雾里

在雾中,一个模糊身影
就是一盏灯

路灯下,每一片雪花
都是扑火的飞蛾

雾起时,会有风
墨色里,有篝火

这世界每一天都在
反抗坠落的引力场



不必立 “有趣”的人设

□ 唐占海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“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,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”成了一句热度极高的话。于是,很多人开始追求“有趣的灵魂”。

我的朋友圈里,有个女孩拼命立“有趣”的人设。前段时间,她发的每一条朋友圈,都是琴棋书画配美图,以示高雅趣味。后来大概觉得这样太“雅”,不接地气,跟“有趣”还有一定距离,最近她又开始发搞笑段子 and 搞怪网络语言。不仅如此,朋友们聚会的时候,她也确实很能活跃气氛,不停地唱歌、讲笑话。不光是这个女孩,我周围很多人都喜欢在刻意立“有趣”的人设。他们好像觉得一个有趣的人,会被朋友们抛弃,被全世界抛弃。无趣意味着刻板沉闷,缺乏情趣,不讨人喜欢。谁愿意当一个无趣的人呢?万里挑一的有趣灵魂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。人们恨不得把“有趣”两个字写在脑门上。

而这些人中,有相当一部分并非真的如此“有趣”,而是为了迎合别人表演出来的有趣。因为你跟他们接触一会儿就会发现,他们表演出来的“有趣”漏洞百出,比如说自己喜欢琴棋书画,可连最基本的这方面的常识都没有。他们故作幽默,却总是把一个笑话讲得异常尴尬,让别人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。

我以为,不必立“有趣”的人设。有趣不是为了迎合别人,而是为了取悦自己。也就是说,“有趣”不是给别人看的,而完全是自己的事。比如写《瓦尔登湖》的梭罗,离群索居,过着非常简单朴素的生活。他的隐居生活别说有什么娱乐,连朋友都少。在旁人眼中,这样的人是孤独的怪人。谁了解他内心的丰盈和有趣?湖水木屋,月亮飞鸟,白雪冬树,魅力无穷的自然给了他最好的滋养,他笔下的文字优雅清新,轻灵美好,源于他有着“有趣的灵魂”。而有趣的灵魂,并不是他刻意展示给别人看的,而是他顺着自己的心愿,做自己喜欢的事所展现出来的自身魅力。

很多伟大的艺术家,在人们印象中并非有趣的人。他们可能孤僻、怪诞,甚至无法融入人群,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。但他们自己沉醉在艺术世界中,享受着无穷的乐趣。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评价,他们是有趣的,他们的灵魂世界充满了趣味。这种趣味,别人无法理解,他们自己享受其中。这就足够了。

我认识一位写小说的人,他过着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的日子,每日埋头写呀写。除了读书写作,他的生活乏善可陈。吃喝玩乐这类看似“有趣”的事,他不感兴趣。周围人提起他,也经常流露出不屑的眼神。可他全然不在乎这些,更不会为了主动迎合别人。他过着数年如一日的简单生活,却觉得心舒适而丰盈。因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,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从容自信的光彩。接触过之后,你会感到他是有趣的。他的有趣,是真正的学识和灵魂之光。不取悦于人,悦己者才是赢家。

不必立“有趣”的人设,因为人生是自己的,不是给别人看的。有趣也应该是自己的感受,而不是秀给别人看的。

